

尊敬的王计兵老师：
您好！
冒昧致信，盼请见谅。我是一名上海浦东新区的危急重症医生，每日在急诊室里，见证着生命最脆弱时刻，也感受着人性最坚韧的力量。而您的诗作《赶时间的人》，为我每日面对的那些焦灼身影，赋予了最深刻的注解。

就在不久前，我又一次在急诊室见证了令人心痛的场景，一位外卖骑手在配送途中突发意外，最终没能挽回生命。他的手机屏幕上，还闪烁着未完成的订单提醒。那一刻，我想起您笔下的那些身影：“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在我的世界里，是具象的——是手术刀下见到的创伤，是飞驰车轮留下的伤痕，是长期奔波透支后，那颗突然停跳的心脏。我用医学技术修复身体，却常常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我能缝合伤口，却难以抚平催生这些伤口的生存压力；能重启一颗心脏，却无法时刻守护那数百万人为生活而奔波的“心跳”。

您用诗句为他们画像，我用听诊器倾听他们的生命律动。我们一个在人文的山巅，一个在医学的深谷，却共同凝视着同一群“赶时间的人”。他们用速度换取生计，但生命的价值，不应被任何订单上的时限所衡量。

因此，我恳切地希望，我们能够携手，让医学的理性与人文的感性，

致那些赶时间的人

邹海 王计兵

共同为此群体奏响一曲“生命珍惜”的乐章。

我愿提供医学的守护：在我服务的川沙镇，我正努力推动建立一个覆盖全域的“健康支持体系”，包括设立“健康安全驿站”提供基础医疗，开展专场急救培训让他们成为彼此的“第一响应人”。这是我能够给出的，最坚实的医学承诺。

而我更渴望您人文的照亮：您的笔尖，拥有触及灵魂的力量。当医学告诫他们“珍惜生命”时，您的诗句能告诉他们，何为生命的重量与尊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安全手册，更是一次心灵的叩问与唤醒。

我们共同的目标，不是施舍怜悯，而是激发他们对自身生命的珍爱。让他们在风驰电掣的间隙，能感受到一份来自社会的温情凝视，能因着一句诗、一次培训而稍稍放缓脚步，为自己，也为家人，多一份小心与珍重。

王老师，我在此真诚地邀请您，与我们并肩同行。让我们共同告诉每一位“赶时间的人”：你的抵达很重要，但你的生命，无比珍贵。

期待您的回音。无论结果如何，谨代表所有被您的诗歌温暖过的生命，向您致谢。

一位和你一样赶时间的医生



见字如面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医院急诊与危重症医学科

邹海
2025年

11月30日夜
*** **

邹海老师：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这个群体的关注，也深深感激您拥有“医者父母心”这一人生最宝贵的品质，更感激您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

的确如此，如果人间是由不同物质组成的，那最核心的一定是爱。只有爱所产生的光，才能照耀更多人，让生活、让人间变得更加明亮。

就像我曾经说过：生而为人是一件身不由己的事情，生命的全部价值，就是活着。但活着与活着不同，怎样活着，才是生而为人最大的意义。

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每个人的使命也就各有不同。我喜欢写作，也曾在诗里写道：“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我还写道：“如果让我行侠仗义，我愿意抛弃十八般武器，手持人间一束光。”所以，我把写作当作自己的使命，而邹海老师您，把救死扶伤当作您的使命。

很高兴与您结识，也很乐意和您携手，共同为生命的色彩，添上充满温情的一笔。

王计兵
2025年12月1日 午

诗歌对于我，是个隐秘的梦想。20岁之前，我一直想做一个诗人，虽然写了很多诗歌，但我最早发表的却是一篇小说，1979年4期《雨花》上的《闵师傅》。这居然是我写作的第一篇小说，但当时我更爱诗歌，把更多的时间和热情投入到诗歌的创作中去，我尝试各种风格，但发表极少，等我成了青年评论家之后，慢慢地就不写诗歌了，也羞于说自己写过诗。直到2016年我去智利、阿根廷参加文学交流，在聂鲁达、博尔赫斯的故乡，我再次被他们的诗情点燃，重新开始写诗，我称之为“后青春诗集”。

2025年10月10日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干青春诗抄》，我收到第一本样书后，放在枕边，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仿佛又回到青年时代的岁月。生活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青年，不热爱诗歌，不渴望成为一个诗人，是很难合群的。当时的征婚启事中都有“热爱文学、热爱诗歌”这一条，不管是“文青”，还是征“文青”，都说明文学在当时青年男女中的崇高地位。收在书中的第三辑《水上诗叶》是我请人打印、油印的诗集，我在婚宴上分发给前来参加的客人，客人们颇为羡慕。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也是第一本诗集。这本写于1982年之前的诗歌，是我的“第一本书”，我未加修改如实收到诗集中。

《王干青春诗抄》出版后，没想到获得多方面的好评，先后入选了闽版好书和《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的当月好书榜，在短短时间内举行五次分享会。前两次在青岛，11月21日下午青岛良友书坊以“晨风在诗园复苏”名义举办分享活动，山东大学赵坤教授和青岛一帮文友谈了对诗集的看法，让我颇为惊讶，我没有想到在他们眼中，这本小书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图谱”，他们的解读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第二天下午，在中国海洋大学人文学院又举行了“青春与‘后青春’的对话”，约了王蒙、我、霏霞三代人就青春与诗歌进行对谈，王蒙先生对诗集中的《致祖国》和《我的身份证丢了》给予了好的评价，认为《我的身份证丢了》可以写得更好一点。王蒙先生和海峡文

青春是首不落幕的诗

王干



29日在我老家兴化东罗村参加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朗诵会，东罗村11月份刚刚荣获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颁发的2025年“最佳旅游乡村”称号，成为江苏省首个获此世界级荣誉的乡村。分享会的名称是“里下河诗歌志”，也是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一组诗的题目。家乡的活动安排很有特色，朗诵会在东罗村的大礼堂举办，家乡人的普通话带有里下河的风味，也让青春诗抄的地域感一下子浓烈起来。世界冠军叶乔波专门赶来参加了分享，并为在陈堡镇的王干创作室揭幕。而央视前主持人郎永淳朗诵的《失脚》，让一首普通的诗显得蕴含极其丰富，这是朗诵的魅力。最为感动的是，郎永淳工作繁忙，他在兴化前后只待了一个半小时，连水也没有喝上一口，就匆匆到杨泰机场赶往广州。

12月1日在贵州贞丰的分享会，适逢全国诗歌界在这里举办论坛，到会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诗人，这让我很忐忑，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诗人，在“真”诗人面前分享诗歌有点关公门前舞大刀的嫌疑，好在诗人们很宽容，欧阳黔森、萧萧、霍俊明、龚学敏、谭五昌等人一番夸奖让我惭愧，而贵州电视台主持人欧阳的现场即兴发挥，让活动在全场朗诵《我的身份证丢了》的热烈氛围中落幕。

那一刻，我为流逝的青春流泪了。

撑杆跳高之外，朱咏贤老师还擅长研究跳高。当年校系田径队跳高组，就是他带教的，实际上这也是他的项目实验组之一。那时，“背越式”刚问世，正与“俯卧式”争锋。“背越式”是一种全新的过杆姿势。以往中国运动员创造跳高世界纪录，要么用“剪式”，要么用“俯卧式”，如郑凤荣1957年跳过1.77米，打破美国运动员保持的女子世界纪录，跳的就是“剪式”（过杆时两腿交叉呈剪刀状）；而倪志钦1970年越过2.29米横杆，打破前苏联选手布鲁梅尔保持的男子世界纪录，跳的则是“俯卧式”。

“背越式”的特征是背部过杆、背部落垫。这一来，传统的跳高沙坑就不能用了，海绵包成了背越式跳高的标配。首次以“背越式”轰动世界的，是美国选手福斯贝里。他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以“背越式”跳过2.24米夺得金牌，令现场观众大为惊异，也大开眼界。朱老师分析说：“背越式”可充分发挥快速助跑势能，有利于提高起跳速度和腾跃质量，因而一旦问世，就在全世界迅速普及。我的学兄薄全峰，毕业数年后当上了援藏教师，他就把“背越式”带到西藏，亲自示范，让生活在世界屋脊的孩子们看到，原来跳高还可以有这样的过杆姿势。

朱咏贤、金荣驹两位师长，当时那么年轻，还跟我们一起扛海绵包、练习“背越式”跳高。在这先进技术的普及中，他们领着我成为一个懂点体育的人；而对体育的爱好与钻研，又让我的写作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想念起另一位引领者：《新体育》杂志的编辑张家圣。

张老师当编辑多年，也是位老资格的记者。刚认识他时，人们就跟我谈起他两件往事。第一件：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大战小林光一，那日上午，聂卫平形势不错，局面占优；没想到，午后小林光一突出奇兵，将比赛拖入中盘激战。聂卫平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后半盘赛到紧张关头，往往心跳加快（有时达每分钟170余次），亟须吸氧缓解。岂知聂卫平思维停留在棋局上，竟忘了医生嘱咐的开瓶方法，许多人聚拢一处，就是打不开那个氧气瓶。聂卫平只得放弃吸氧，心神不宁回到棋盘前。这时，担任随队记者的张家圣，深知吸氧对聂卫平的重要性，人数后还是不放弃，以他对各种器械特有的敏感，反复调试，终于打开氧气瓶。聂卫平吸氧后，头脑清醒、思路大开，经过长考搏斗，终以两目半之优势战胜小林光一，为中日擂台赛胜利夺得关键一分。

第二件事情是：张家圣担任《新体育》编辑时，十分关注“小人物”的作品。某日，他在大量来稿中发现一篇文章《鲁迅先生与体育锻炼》。这是一位乡村中学教师的作品。因事涉鲁迅，张家圣处理得十分慎重，发表前专门将清样送请周建人副委员长（鲁迅胞弟）审阅，周先生阅后大加称道，还亲笔增补了“鲁迅先生柔道颇有功夫”这一珍贵史料。鲁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一见此文，立即来电询问作者是何方人士、资料来自何处，热情赞许《新体育》编辑部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

「背越式」的引领

彭瑞高

有人记得你

侯志辉

前一阵子碰到徐惠平老师，问到《中国企业学导论》要不要修订再版一下。

1991年，我在一个大国企任厂长秘书，作为一名普通作者以“中国企业学”为命题，写下了33.8万字的手写稿，却有幸得到了复旦经济研究中心的认可。记得那是冬天，复旦经济研究中心当时简陋的办公室里，还没有现代化的空调装置，只是一个小小的油汀取暖器散放出微弱的热量。我和陆教授、复旦出版社经管编辑室主任苏荣刚老师，三个人围在几张写字台拼在一起的桌旁，思想碰撞，这天，在苏老师的建议下，将原来的《中国企业学概论》改名为《中国企业学导论》。32年过去了，中国企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企业学导论研究的角度及方法却历久弥新。不论是计划主导，还是市场经济下的中国企业，在满足市场条件下的那份社会责任始终没有被改变过。



讲座最后的互动时间，有人要我给一句新年寄语，我说了这两个“少”：少整PPT，少刷短视频。

PPT之害，早在十几年前，我就认清了。那时候，上海图书馆有个名讲座“大家讲坛”，此“大家”既指名家，也指你我大家普通人。普通人也可以报名到上图开讲座，不过先得通过评审。一次，我应邀坐在评审席，给一批报名者打分。有位中学物理老师的题目吸引了我，但听过试讲我给他打了个中低分，众评委给的分都很低，结果他落选了。

我点评：都是PPT惹的祸！这位老师讲起专业前边动向，如数家珍且通俗易懂，根本不必看稿子；可他按报名要求精心准备了PPT，从现场他不断停下流畅口述、切回到繁复PPT的表现，不难想象，要是关掉电脑，他的讲座会多么“出圈”、多么“引流”。

无独有偶，某同道私底下讲话听来蛮正常的，一上台却枯燥起来。朋友们分析这种反差，认为他讲得太学术了，吸引不了一般听众。我说，看那一屏又一屏翻不完的PPT，不是太学术，是太学术了吧。不知从哪年开始，年终述职也兴PPT了。岁末年初总得浪费几个星期，整PPT。好多述职报告背景花哨，标题偏好宏大叙

事，文本面面俱到但实际内容匮乏，令人眼花缭乱，避闪不及。某好友却有耐心一个一个听完，还关心结果，然后分享体会：“PPT页数越多，越唬人，越有机会评先进。”有位懂行的领导听了，扔下一句：“整那么复杂干吗？拿数据、拿成果说话，一页足矣！”

得到了众多业界领导的首肯，也是我职场生涯中弥足珍贵的财富。因为书稿，我后来又与苏老师成为经济学研究生班同学。如今，苏老师已经走了好多年，同在一个经济管理编辑室的徐老师还能够记得当年这本书，我确实有点惊讶与欣慰。有人记得你的书，是对你最大的认可。

世事沧桑，友情宝贵。

少整PPT，少刷短视频

潘真

嘿，这不正是本人写述职报告的一贯风格嘛——这一年写了多少稿，约了多少稿，编了多少版面，哪些获好评，出了什么书，兼了多行政活，一二三四五，半页还不到，over！

好的工作文本，我心里认定的标杆，始终是1995年谢希德、杨福家等七位政协委员写的提案《关于在上海建造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的建议》，寥寥几百字、一页纸，促成上海光源这个跨学科、综合性、多功能的大科学研究平台落户本市，这么多年过去，在多个学科前沿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领域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最近到某校讲课，候场时发现身旁的学生在打瞌睡，问他是否昨晚功课很晚睡。



烁石 (设色水墨) 张雷平

他摇头，指指台上，“这老师像在背书，听得我就想睡觉。”我立刻提醒自己，讲得有趣一点，别催眠哦。好在，我要讲的中学时代就已在自己的知识结构内，近日又看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以免知识老化不及时更新误导了学生。出乎意料的是，校方联络的老师也许嫌我准备不充分，要去图片素材做了PPT。谢退费心！还好，文字都在我的脑子里。

当我讲到劣质短视频再刷下去人种要退化，有个学生举手站起来说：“老师，我爸爸也教育我少刷短视频的，可他自己却天天刷不停……”这情景，眼下太普遍了。面对玩着手机请教如何才能教育孩子安心读书的父母，我只有一个建议：放下手机、拿起书（当然含电子书），不必教育，孩子自会有样学样。面对台下困惑的孩子，我也只有一个建议：你父母玩，你跟着玩，你家还有希望不退化吗？！你父母越玩，你就越不能玩，你可以刷高级的短视频、读优质的书，多想想视频里、书里讲的有没有道理……

十日谈

新年之约
责编：殷健灵

明日请看《今天，我们怎么养老》。新年里，做一番这样的思考，也算一种开启新生活的“仪式感”吧。